

郇園山居文錄

卽園山居文錄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周虢叔大林鐘拓本跋

虢叔大林鐘銘鉦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載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荷屋中丞榮光筠清館金石金編亦載之云此與積古齋所收文全同古人制器一范不止鑄一器矣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器今按阮吳二家釋文各不同要以阮氏爲塙如鼓右第四行皇考嚴在上翼在下吳釋爲器十二畀上下又第五行愷愷能能吳釋爲艷艷爵爵無論文義不順於其字畫亦不似嚴在上翼在下卽嚴嚴翼翼之意愷愷能能阮前列宗周鐘有熊熊鼓鼓句可

證字畫明顯不能釋爲黓黓爵爵也阮云鐘重六十六斤張叔未藏器見所撰清儀閣題跋云重六十一斤阮據武億說定爲周平王滅虢以後續封之虢所鑄似可信從其餘釋文當以阮爲定今見此拓本益信然矣

周格伯簋拓本跋

格伯簋銘八十四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金編有格伯敦蓋器全銘與此同兩家釋文多異亦以阮爲長惟第三行第七字阮爲昶吳爲格此阮據拓本模胡之故當从吳作格阮據左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以格伯爲允格之後則胡又釋爲昶伯按阮據本文作昶此明格字之誤不待辨也阮以第一行癸子爲

癸亥甲子二日此亦不然殷商用支干不定用甲子本字
今河南出土之龜甲卜文往往有乙子癸子此子當與己
通用謂乙己癸己今此簋癸子卽其例然則此簋當爲商
器非周器也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裹妊己在中子未
成形是子己二字爲成形未成形之分其義本可通假龜
文中子有作𠄎者卽省子之兩手而仍爲子者此則增己
之兩手而仍爲己字無可疑矣

周寰盤拓本跋

寰盤銘一百三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與薛
書鄭伯姬鼎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
遂名爲鄭伯姬鼎伯姬者此之稱豈得稱皇考乎其說甚

山居
二
塙薛氏款識自明以來由木而石又由石而木展轉摹刻
字畫多失原形今得拓本證之不獨視薛書精審卽阮摹
亦下真迹一等矣粟來仁兄藏阮氏舊拓四幅此其一也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射陽湖墓闕孔子見老子畫像乾隆中江都汪容甫明經
中得之顏其室曰問禮堂見中子喜孫撰先君學行記今
移置揚州學宮壁閒一正面一陰面此其正面也畫分三
層其一層爲孔子老子弟子三像次層一人踞立柱上旁
列二異獸三層有釜甑盃盤刀俎魚鼈之類近人劉師培
誤以次層踞立者爲豐侯又云下層似劍似笏別繪盃釜
等物又繪圓器中有疏布文當是大邁巾之屬按此等凡

說殆全不知考古者此圖三層當分三段若今宮室之制
由外達內爲三棟也老孔相見之室爲正棟彼所謂豐侯
者乃中棟承楣之侏儒柱旁列二異獸殆天祿辟邪若今
門外之石獅侏儒柱見劉熙釋名釋宮室武梁祠石室畫
像中亦有之其下一層則庖廚也去正棟甚遠卽君子遠
庖廚之義圓器中有疏布文者乃冰槃文若疏布者乃冰
塊若是邊巾則當有坐置地不當手執之矣漢石刻畫像
凡宮室有三層二層者皆有次第可以分別以目眎之當
自外而至內非自上而至下當云二棟三棟不當云兩層
三層也于此可考古宮室制度及其梁柱名義乾嘉以來
言金石之學者多不知此例明此例自余始近從吳門帖

肆獲此搨數紙以其一貽嶠甫從子因著其例示之他日別有所見庶不至爲前人舊說所迷亂耳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此山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石分四段其一段左一人披髮側身蹲立口吐火燄一人被髮正立右手掣蛇一人披髮側坐於掣蛇者之右一人拱手背立於坐者之後其二段左一人曲身側立作半蹲勢一手執方旗一手按二鼓鼓有架其右一人踞地手持物若鑿鑿一曲鉤如月半規形者又一鉤作覆形上有一輪輪之上左又一月鉤輪後一人側立若推輪之狀似女子者其三段一幼君垂衣裳端拱正立題字成王其右一人側立手執華蓋覆成

王首其後一人拱而側立成王右爲周公周公後爲魯公皆有題字其四段中有一樹扶疏正植左一飛鳥樹下二馬首皆向樹此畫像載王昶金石萃編題爲周公輔成王畫像引山左金石志以一段掣蛇者爲曳繩又不知月鉤爲何事且誤以一旗二鼓爲三缶語焉不詳馮雲鵬石索載一段三段圖亦失真如以坐者之坐椅誤圖爲曲膝跪形殊爲臆揣但馮釋一段爲霹靂吐火施鞭亦似因拓本不明爲之誤解吾謂一段二段皆畫雷部之神其一段爲霹靂吐火神女掣蛇其二段則風輪雷鼓之類月鉤疑爲輪軌時有執鑿者修之推輪者殆阿香女之屬此等小說漢時已盛傳不僅見於干寶搜神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所

載也此當據馮氏題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不當云
周公輔成王畫像也周公輔成王畫像漢武帝嘗畫周公
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故當時石刻畫本流傳甚夥此
外嘉祥縣焦城村亦有之然皆雜以他畫吾向有拓本二
段上爲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下爲王會圖如交趾貫胸
長臂僬僥諸國人皆與逸周書王會解所言相合自來金
石家皆不著錄當亦山左間石山左爲周公封地故其事
爲人人傳誦墓闕廟壁幾於無處不有此圖此類畫像其
刻法與武梁祠畫白地黑畫者則又不同吾見此類畫像
大抵直闌紋作地畫作白線或黑地白畫如孝堂山石刻
之例畫家三祖開山其濫觴卽在此觀漢石又可悟六法

祕妙矣丁巳夏五下旬之六日南陽轂道後人德輝并書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漢竟寧元年雁足鐙爲揚州馬半槎物厲太鴻徵君鶚樊榭山房詩集翁覃溪閣學復初齋詩集均有詩賦之亦載汪容甫中述學六舟僧達受金石書畫年譜釋文微有異同其文考工之考六舟釋考爲寺述學釋考爲考非考非寺六舟年譜因吳江楊龍石謂其誤剔考爲寺云龍石未讀述學其實述學亦釋作考耳吾家汾湖派族祖潔甫公諱乃溱者當時與六舟爲金石契中人所著丁酉日記亦謂六舟誤剔原器青綠以考爲寺今按拓本中凡字蓋爲考字反書可證六舟之誤釋六舟引孫淵如觀察星衍釋

建昭雁足鐙寺工云寺廷也有法度也以證其釋寺之是諸家釋考之非不知淵翁亦正是誤釋耳此本中凡字清朗可辨其非寺字毫無疑義記之以告後之言金石者

宋石刻米芾書朱樂圃先生墓表跋

米書樂圃先生墓表自來金石書目皆不箸錄以其石在朱氏祖塋非其子孫不得見也此本爲先生裔孫梁任手拓貽余者石雖斷泐字字猶可辨識先是蘇城樂圃書院刻有肥瘦兩本嵌于院壁瘦者筆迹與此同後有乾隆中沈文愨公德潛跋肥者首摹天籟閣長方印記蓋前明時項子京元汴家中物別是一本或者疑其贗蹟猶憶二十年前蓮花廳朱純卿觀察同年藏有此表墨迹手卷與肥

本相近紙本滑膩作米黃色確爲宋紙收藏日久變色非
出僞染墨色筆鋒濃淡處辨之分明非廓填鈎寫之本其
卷前後有項氏各藏印或者卽肥本所自出而肥本爲俗
手刻時失其步法轉有墨猪之譏此卷觀察得之善化勞
文毅家流傳有緒惜觀察歸田日久不得借校今但以書
院本校之其文字差異之處頗不可解如書院本于莫不
造請謀政下石本第一行多所急二字朝廷成太平下石本第十一行
多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
生其二十二字又銘辭樂圃增悲增草作以形近松字書
院本卽訛作松悲盧抱經文韶校影宋本樂圃餘稿盧校本今
在江南附錄米表其多出二十二字及增訛松同松字盧未校改

圖書館

附錄米表其多出二十二字及增訛松同

松字盧未校改

大約宋本卽如此盧
又未見墓表原石耳

考宋史文苑傳本傳全用米表原文

其多出之字亦如此又考曹棟亭刻琴史序未有此數語
之功下又增多謂宜二字豈虛文哉作豈虛文而已而宋
本餘稿轉無此序餘稿卷七列吳郡圖經續記序春秋通
志序閱古叢編序華嚴經讚序康熙壬辰裔孫岳壽刻本
無華嚴經讚序有琴史序岳壽本據云出自明抄則此二
序是否明本竄易抑岳壽竄易皆不可知然文全與棟亭
刻本琴史序同曹刻在康熙丙戌

書後有墨圍
記刻書年月

餘稿刻于

康熙壬辰豈當時見曹本據補而以華嚴涉異氏去之耶
餘稿搜刻於先生姪孫名思者序題紹熙甲寅距先生沒
九十六年雖出兵燹之餘而琴史自在不知何以未見表

載先生箸述于經但略其詞曰諸經有辨說于他書則詳載其名有琴臺志吳郡續記琴史文集琴臺志久不傳今四庫著錄有吳郡圖經續記琴史樂圃餘稿又有墨池編六卷則表未載餘稿附錄張景修墓誌銘載先生著作尙有吳門總集墨池閱古二編證之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類有春秋通志二十卷小學類有續書斷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經部樂類有琴史六卷史部地理類有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或傳或不傳記載亦有詳略也惟墨池編不傳于宋而傳于今四庫六卷本出自浙江鮑士恭家藏提要云凡字學一筆法二雜議二品藻五贊述三寶藏三碑刻二器用二皆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之贊述門竇泉述

書賦下自稱編此書十卷又器用門下稱因讀蘇大參文
房四譜取其事有裨于書者勒成兩卷贅墨池編之末是
原本當爲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後人所合併歟又云此本
碑刻門末載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
九通皆明萬曆中重刻時所增明人竄亂古書往往如是
幸其妄相附益猶有踪跡可尋今並從刪削以還其舊至
其合併之帙無關宏旨則亦仍之矣按四庫箸錄卽明萬
曆庚辰揚州瓊花觀刻本余家有之其訛謬無足置辨余
又有雍正癸丑裔孫朱之勳刻足本二十卷續書斷卽其
中之第九第十兩卷蓋書成又有續補故與自述之卷數
亦不合也諸經辨說疑亦只成春秋通志一種先生春秋

之學受之于平陽孫復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四庫
箸錄讀之可見先生淵源沆瀣也表云先生墓葬至德鄉
光祿公之塋今吳縣靈巖山東十四都三畝按此鄆之省
文書吏糧戶
冊沿用之讀爲圖殊無意義惟圖本省作畝唐天寶十五
年游擊將軍張希古墓誌銘不畝二豎興災圖正省作畝
則其由來久矣惟都鄆
之畝不應作圖用耳 先生光祿公以上祖塋均葬此其
至德鄉之名失于何時則志乘無考梁任畱心鄉邦掌故
爲余訪得先少保石林公故宅于興市橋唐家巷此其先
澤所畱貽宜必博考詳徵有以示我矣己未天賦

蘇州府學宋石刻平江圖碑跋

此平江圖碑不載刻碑年月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吾友
朱君錫梁有拓本吾見之皆與同訪見碑石露處中段文

雖漫漶尙可識別中載南宋官廳房舍極其詳備其地爲舊子城而今之王府基也因檢元盧熊蘇州府志明王文恪整姑蘇志于碑中各官廳均未載及以後府縣志相承更無人補入矣是碑未有呂挺張允成張允迪刻工三人姓名此三人亦別有刻碑一慶元六年重修長洲縣主簿廳記未有張允成允迪二人姓名一嘉定八年重修蘇州學記未有張允迪一人姓名而慶元二年張安國書盧坦傳語碑有張文偉呂挺二人姓名在蘇唐卿書鶴字之一面證以此圖刻名呂挺居首張允成張允迪次之則此亦必寧宗慶元時所刻盧王二志不知何以不見碑載官廳是亦疏陋之甚矣道光中程祖慶編刻吳郡金石目載有

以上各碑於刻工諸人並不分別詳載于此圖碑下以張允迪爲張迪尤爲粗疏朱君各碑拓本俱精可覆按也吾因是碑湮晦日久因捐貲偕朱君督工深刻之朱君摩挲審慎指示匠工于碑有字畫不令絲毫出入非獨有功于是碑其有裨于吾吳文獻亦大矣拓本初出屬爲識之因書其始末如此丁巳嘉平旣望南陽葉德輝書

先族祖明工部公西方庵碑記跋

西方庵碑記爲汾湖二十四世祖天寥公撰配沈宛君夫人書不見於邑志不詳於家乘湮沒于荒山古廟之中久矣今年汾湖宗人三十三世黎仙公其然訪出拓以示余并出家藏祖先輩詩文殘稿中有二十五世橫山公募修

山居文
西方庵小引亦已畦集中所不載者乃知此庵與吾家結
翰墨香火緣當時父子二公爲之撰文募修今又出此碑
于頽垣灌莽中俾二百年後之子孫得見先人手澤斯亦
奇矣同時藜仙公并訪得圓通庵碑與此均駢體文余與
印濂宗丈各拓十數本藏之丈爲汾湖派三十四世與藜
仙公均天寥公從父弟大理卿諱紹顛者嫡系孫與余搜
訪先人遺跡有同志也丙辰十月十三日立冬茅園派裔
孫三十八世德輝謹跋

先族祖明工部公圓通庵碑跋

此圓通庵碑與西方庵碑同時爲藜仙公訪出者二碑皆
駢儷文精熟內典如讀王簡栖王子安一輩人禪林碑版

文字洵瓌寶也公撰湖隱外史云庵在寶生庵東北元至
正中故有此庵老衲大遠卽其舊壤殫極勤瘁椽橐成之
并摘碑中風袞雨鉢飢餐秋夜香花破衲虛瓶辱忍雪山
鍾磬四語載之令人想讀其全文今竟獲之可謂大快也
已丙辰立冬茅園派三十八世裔孫德輝謹跋

宋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跋

宋崇寧元年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全每
行十四字卷本改方冊藏吾友蘇君宙忱許蓋宣統三年
吳江方塔壁圯出世者自浮屠氏之學由西漢末入中國
乘三國兩晉之多亂士大夫喜其文字虛玄可以超然世
網愚夫愚婦信其因果之說廣造蘭若捨宅作寺沿及六

朝或造像山洞或刻經石谷又自寫經或募人寫經以資冥福唐以後雕版日便是易寫爲刻乾竺氏之經本乃與經史四部書版相爭逐吾見宋刻佛經大都字大如錢行十六字惟近日敦煌石室所出唐刻摩醯教諸經與此行字數同是宋初刻佛經亦自有所依仿如儒家北宋刻經史多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之本也未刻書自識云承議郎石處道同妻繁昌縣君梁氏敬瞻經相虔發願心捨財命工鏤版印施所乞子孫蕃盛福壽增進崇寧元年十月十日謹記亦是宋元版書後木牌記習尙宋本動值千金一落彼教乃相視寂寞宙枕獨知所寶亦釋家之佞宋翁矣

先族祖明文莊公畫像贊

明有社稷之臣爲先族祖文莊公其立朝大節在土木之
變與于忠肅同有捍衛國家之功其後南宮復辟則以先
事有諫止景泰廢儲之奏而不與忠肅同遭羣小之攻非
其保身之哲過於謀國之忠乃處事明決具古大臣侃侃
之風今則黜猷日遠而遺像雍容有萬卷詩書之氣盎然
見於面者橫塞於其胸是故邦人士猶百世而興起况詒
謀於孫子豈不聞胙蠻之遙通嗚乎公之德兮高於玉山
之峰公之澤兮被於粵嶺之東有文敏忠節之繩武子小
子奚以無媿於小同裔孫德輝從祠堂本重樵恭贊

釋禹

格伯敦載於吳榮光筠清館金編吳式芬據古錄吳大澂
憲齋集古錄者凡數器又有格伯簋載於阮文達積古齋
鐘鼎彝器款識器各不同而文字則一中有禺谷字阮釋
作禺丙谷金編釋作禺谷據古錄釋作偶谷集古錄無釋
集古錄載第二器作禺谷余見姜寧古器物銘拓本中有
周癸子彝卽集古錄第二器其文同說文田部禺母猴屬
頭似鬼从由从内以余攷之禺上非由字乃田字說文采
部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蹠或从足从煩𠄎古文
番采部首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𠄎古文辨
又内部首云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狸獾貉醜
其足蹠其迹𠄎今爾雅釋獸狸狐獾貉醜其足蹠其跡内

據此則𠄎實𠄎之異文亦卽采之古字采象獸指爪田象
獸掌禺字上或采或田義無不可爾雅釋獸自狒狒以下
爲寓屬寓古本作禺周禮司尊彝鄭注雖禺屬印鼻而長
尾此引爾雅文字正作禺說文心部愚戇也从心从禺禺
猿猴屬獸之愚者竊謂猿猴非愚獸戇則有之獸之愚者
當是獸之愚者之誤許君以禺訓愚故曰从心从禺而引
獸之愚者爲證此其意固甚明顯也禺屬之獸指爪手掌
皆有用故禺字上从田則爲禺上从𠄎則爲𠄎此古禺字
之厯存者字書由古而籀而篆互有增刪𠄎字亡並禺之
故訓亦亡于是乃有从鬼頭之禺字矣




彝絲奚爲古雞字說

六書于禽獸字多象形其形聲及會意字皆以其種類繁
眾而以聲與意別之至六畜如馬牛羊犬豕皆象形何獨
于雞而爲形聲字此固人所習見之物而從未有考索及
之者也按說文隹部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鷄籀文雞从
鳥考隹與鳥之別則以有長尾短尾之不同隹部首云鳥
之短尾總名也象形鳥部首云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
足似匕从匕然所謂長尾短尾者不過大略言之其實兩
部之字短尾中有長尾長尾中有短尾短尾中如雉如雉
皆長尾長尾中小如鳩鶉大如鴻鶴又皆短尾顧短尾中
長尾者少長尾中短尾者多在古人造字時固未嘗逐物
辨別也惟雞有短尾亦有長尾故篆文與籀文各从其形

然同爲形聲字則固非最初之本字矣最初本字爲彝器
之彝說文糸部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廿持米器中
寶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
彝斝彝以待裸將之禮此解全爲小篆字形而言以鼎彝
中彝字考之固不如此也古鼎彝字作或作皆
象雞形吳大澂集古錄七雞形敦有形卽之古
文象形字又十八矢伯卣亦卽雞字吳釋作雀形非
也者兩手也初作彝時本止雞彝一器因其兩手奉雞
卽造雞形之彝以明敬獻之意其餘五彝皆踵事增加彝
象雞形猶爵象鳳形說文鬯部禮器也象爵之形中
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籩 古文爵象形。余按 籩 卽 之正形。最初造尊只爵一器。與雞彝同。周禮六尊亦如彝之六彝。爲後世禮家增造也。彝聲與系奚均相近。六部 大腹也。从六絲省聲。絲籀文系字。系部首云繫也。从糸ノ聲。籀文系从爪从絲。此兩字說解各有夔誤。奚大腹也。當云大腹禽也。禽鳥中腹大者惟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商器兄寸尊蓋 釋作鷄。此最古象形之字。 字亦象雞之大腹短尾。下非从 省絲。乃 字也。大腹禽云者舉其特形言之。如黽部蠅蟲之大腹者。从黽从虫。蠅乃蟲之小者。猶以大腹之故。別于蟲而屬于黽。則雞亦其例矣。故凡聲近奚者。則以腹著說文。豕部豨生三月豚腹









猥猥兒也从豕奚聲則奚訓大腹禽不獨與蠅同例而猥
之因腹猥猥然而名猥亦可爲奚之左證也由而變
上之爪非爪也上之變亦非絲也中爲

之重疊字仍兩距也由絲而變爪象雞首象雞

腹下肥特近尾奚近腹字畫有移改耳大象兩距此

乃之正立也以此知先造字繼造

字最後成奚字凡物象形有正有側有前有後有詳有簡
皆以目之所見畫而成形六畜中馬犬豕常橫過人目故
象其側形牛羊恆在野人視之先見其尾後見其首故象
其前後正形雞則近人之畜爲側形奚爲正形皆可
象也雞字三變亦如燕之三變燕之異於鳥者籥口鳥之

古象形字爲𠃉說文𠃉部首云鳥在巢上象形蓋𠃉象鳥形
⊗象巢形首从𠃉鳳首从𠃉皆鳥字也古燕字作
乙部首云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乙之
別于乙者首點畫微重象其籬口增畫而成燕𠃉部首云
玄鳥也籬口布翅枝尾象形是燕爲乙後造字燕巢人屋
故燕居燕安燕喜燕樂均借用之鼎彝中如匱侯盃之
匱侯鼎之古籀補云古燕字象燕處巢見其首字从
此宴晏匱三字皆當从許氏說晏安也宴安也匱匱也
皆燕安之義又匱下云古匱字从上有一覆之象燕之
匿於巢也許氏說匱匱也古燕字子璋鐘用匱以燕今
經典通作燕按晏宴匱三字古均从是也晏爲小篆之

變小篆誤以燕身爲女字燕首爲日字其本字已誤故于
宴匿皆不知爲从燕而以爲晏聲字也惟雞與燕乃禽鳥
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从所見而象其形明乎此
而古人造字之精神千載下猶可想見矣

金文賈貝簋三字通用考

彝器中有用斲賈壽其萬年賈壽等語自宋呂大防薛尚
功以來均釋爲眉壽以眉壽連文爲頌禱所常用之語也
余嘗於鼎彝文字考之如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六載許子鐘無謀𠄎壽又許子鐘二無謀𠄎壽又楚
邛仲南和鐘其𠄎壽無疆又七載遲父鐘萬年𠄎壽
又遲父鐘二萬年𠄎壽又遲父鐘三萬年𠄎壽又遲

父鐘四萬年夔壽又載盂和鐘夔壽無疆又八載齊
侯鐘四用祈夔壽又九載齊斧史鼎其夔壽萬年又
載叔夜鼎用斬夔壽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五載
大壺蓋用斬夔壽又載史賓鉞用斬夔壽又六載德
敦其萬季夔壽又載都公敦用斬夔壽又載頌敦夔
壽無疆又七載畱君簋用斬夔壽又曼龔父簋用句夔
壽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三載周兵史鼎夔壽萬年又四
載叔家父簋用斬夔壽阮吳以下諸器并據原拓本校吳式芬據古錄
二之二載乙彝其夔壽無嬰又二之三載芮伯敦用錫
夔壽又載女嗣盤用斬夔壽又三之一載陳公獻用
斬夔壽吳大澂窻齋集古錄十五冊載孟姜簋用斬夔

壽又載都公誠簋用錫𠄎壽其字上从𠄎下从貝乃富
貴之貴秦漢瓦當文有貴壽無極字者貴壽亦自連文不
必眉壽也說文貝部𠄎物不賤也从貝𠄎聲𠄎古文蕢艸
部𠄎艸器也从艸貴聲𠄎古文蕢論語曰有荷𠄎而過孔
氏之門此可證鼎彝中之𠄎卽說文之𠄎說文乃小篆從
省筆也古文論語有荷𠄎之𠄎與𠄎上之𠄎同字異形𠄎
字既从貝𠄎聲而又引古文蕢之𠄎以明𠄎字得聲之由
是古文𠄎字必有作𠄎者𠄎非艸器武梁祠孔子擊磬畫
像荷蕢手持食器若𠄎題字爲何饋證以說文𠄎部首云
𠄎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可證𠄎爲飯器古用陶後用柳
物雖不同其形則一况題云何饋其非艸器尤爲顯明也

山房文錄
與之古文本爲𡗗女部妻婦與夫齊者也從女从中从又
又持事妻職也𡗗古文妻從尙女尙古文貴字據阮氏
款識七載遲簋蓋用斬𡗗壽又器用斬𡗗壽上从𡗗
下从女知古文妻亦與古貴字通用不僅以尙爲貴也貴
之从貝本以貨貝爲寶貴之物故貴賤之義從之而生貝
部首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蝓古者貨貝而寶龜
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是貝爲古代交傷中至貴之物
造字時諧以與聲于是引申于事物爲人尊重者而名之
曰貴此鼎彝中所以簋貴亦通用也阮氏款識四載無專
鼎用割盥壽亦釋作眉壽不知亦貴壽以盥貴同聲故通
用耳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此自就小

篆而云然證之鼎彝諸文簋皆从貝不从皀如吳大澂古
籀補五引鄭義姜父簋之項緣簋之史克簋之
其旁皆貝也此皆與無專鼎簋字从貝皿同一義者
也而叔簋之叔班簋之則直去皿而作貝至各家
所載鼎彝字以貝爲簋者尤不可僂數阮氏款識七載立
簋之鬲叔興父簋之蓋文之曾侯簋之據古
錄二之二載易叔簋之又載白庚簋之蓋文之須集
古錄十五冊載周貉簋之大氏多象貝在水中之形或
正或側或左或右有須有足與阮氏款識五載小臣繼彝
貝五朋之又六載師遽敦貝十朋之吳氏金文三載
周敦益貝十朋之貝據古錄二之二載辛子卣八貝一具

之𠄎又載泉伯卣蓋錫貝之𠄎又二之二載小子射鼎商
𠄎十朋之𠄎諸貝字象仰腹貝形者同一象形而有詳省
之異小篆作貝乃省而又省耳古籀補𠄎下引楊沂孫
說簋从須从皿沐器也簋簋不飭不潔也此誤貝爲須非
塙詰也鼎彝中𠄎字亦有上从皿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魯
士商獻敦其萬年𠄎壽集古錄十四冊載齊侯罍用𠄎
𠄎壽又十五冊載魯伯愈父簋其萬季𠄎壽皆上从
皿不从𠄎又有下从皿者阮氏款識七載伯其父簋𠄎壽
萬季據古錄二之二載叔妊盤𠄎壽萬季皆下从皿與
無專鼎用割𠄎壽之𠄎同是秦漢以前𠄎貝簋三字通用
之明證亦有𠄎傍加水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陳逆敦以介

篆命壽又三之一載齊國差廡受福壽壽此則泮潰
之潰亦通借作貴又有貝外从匚者如阮氏款識四載戎
都鼎用祈廡彖此象貝在匚中亦卽簋字阮乃釋作眉上
毫眉蓋不知三代鼎彝簋與賢通用貝又與簋通用也夫
眉壽連文固習見眉彖則無所取義是更可證賢之爲貴
而不可作眉字讀矣且賢亦通鑄集古錄第五冊載鄭饗
逸父鼎𠄎鼎之𠄎古籀補鑄下引鄒子妝簋之𠄎
邾公望鐘之𠄎齊侯廡之𠄎居後彝之𠄎彖上皆从
𠄎又集古錄第九冊載格伯鼓蓋之𠄎齊太僕歸父盤
之𠄎中皆从𠄎是又以簋爲鑄鑄簋與貴聲並相近故
其字亦相通借也

與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書啟

前託繆小老由尊處代抄瑤瑤子賦二種抄費已交小老轉繳此時計已早登記室矣屬推貴造身財兩旺爲大富之格行運流年別詳奉教自昔江左爲人文薈萃之區珂鄉爲歷代藏書之府執事楹書世守今之魯殿靈光昔人有言坐擁百城南面王無以易此乃洞天之清祿豈同世俗之浮雲側聞貴邑人士僉稱執事流通古籍有朱竹垞曹倦圃之遺風時晤徐積餘觀察云其隨庵叢編仿宋刻諸書大半影摹出于尊藏爲之歎羨不置又見交通圖書館影印唐李推官披沙集宋錢杲之離騷集傳兩種皆本鄴架之儲傳古人不敝之精神開書林方便之條例此當

如顧嗣立刻元詩選夜夜有古衣冠拜于牀下者也弟數年前與張鞠生同年倡爲四部叢刊之議欲合四部最要最善之本聚于一編合二人之藏不敵尊處一鱗片羽屢思援朱竹垞錢湘靈黃俞邵周雪客徵刻唐宋人祕本書之例藉重大名列于公啟以時局擾攘執事又以議員在京江海阻修無緣通問道傍築室三年于茲今春重來海上晤鞠生同年再申前議袖出擬印各種書目商酌去取異同弟一一爲之覆勘頗有增消惟乞鄰之舉則視執事一言爲重輕如蒙雅意玉成則借鄰環二酉之奇珍以續警悟百川之巨製執事洵無媿于竹垞湘靈諸老弟等亦獲如俞邵雪客追逐後塵豈非盛美之業哉鞠生同年創

設商務印書館逾二十年印行學堂教科書利過校印古
書倍蓰今亟亟與弟圖畫及此者誠以黃流絳雲之厄千
古讀書者所痛心今幸吾輩百里聲聞同方同術又得執
事琳琅滿室如取如攜故敢謬作嚙談冀獲償茲宏願他
日書成之後自應精裝副本全部以供行祕之需至影印
之法絕不折散原書但以玻璃版逐葉影翻毫無手污爪
破之患惟檢查稍嫌繁瑣擬懇執事代延一誠信可依之
書記藉重指揮月俸若干由弟等按月致送斯事體大非
多文好古而無錢收翁黃蕘翁之佞癖如執事者不能合
此浮圖見在南京圖書館當事諸君惠許借緘各處聞風
皆欲先覩爲快所幸執事不恥伍噲相與樂觀厥成則非

獨後學獲此津梁抑亦古人藏山傳人之素志也海虞山
川清淑久欲偕鞠生同年裏糧來游倘得藉窺祕藏則誠
三生有幸矣

與張鞠生同年論借印四部叢刊書

連日晤談極快回蘇後卽將致瞿良士書封寄並寄四部
叢刊目錄一本亦經弟校改一過者書稿別錄奉覽今日
海內藏書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楊爲南北兩大國然
其他藏書之人所藏亦有出于二家之外者此次彙印板
本則取異不取同徵求則就近不就遠一則利在保留古
本一則利在易借荊州蓋必如此始足達吾輩流通古書
之素心而其途亦較有歸宿也經書決用單注本瞿目有

宋刊本周易十卷宋刊巾箱本毛詩二十卷宋淳熙阮仲猷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影宋相臺岳氏孝經一卷宋刊本爾雅三卷凡六種其纂圖互注諸經及宋刊殘本均不適用穀梁傳有余仁仲本殘本六卷似可取黎刻古逸叢書本補之孟子宋本既向北京內府借影則弟前恨孔韓兩刻失宋本原式不能配入者今已成爲全璧矣惟三禮論語頗難遇瞿目有周禮無儀禮禮記周禮一爲纂圖互注本一爲殘宋本均不可用禮記傅沅叔同年得天一閣藏宋阮仲猷本可以向其借印周禮弟有明嘉靖兩刻本一仿宋相臺岳氏本一重刻宋相臺岳氏本二本行格字數同

八行十七字

惟仿刻本字體端勁似顏書重刻本字體方板近俗耳儀
禮弟有明嘉靖中徐氏繙宋本行格字數與岳本同但不
附釋音爲異論語弟有日本文化十年覆元正平本卽古
逸叢書之祖本爲顧澗蕢舊藏此皆可以配入雖爲明刻
外藩刻固不下宋本一等也孝經別有宋小字本極精楊
守敬畱真譜全刻之亦可重印子部鬼谷子用秦氏石研
齋本但石研齋有兩本一乾隆己卯刻道藏本用宋體字
一嘉慶十年刻述古堂影宋本用元體字元體字本常見
擬用宋體字本集部唐駱賓王集原用石研齋本不如用
丁志所載之元刊本

江南圖書館藏書當有之

元人集范揭虞楊爲四

大家目中止有虞揭二家范楊似當補入范集瞿目丁志

均有元刊本楊仲弘集弟有明嘉靖丙辰刻本此皆遠勝
汲古閣刻元人四家也又前長沙書客帶來之韓詩外傳
非通津草堂本卽非野竹齋本前此恍惚看過頻日記憶
灼知其非矣此亦嘉靖時刻但視通津野竹優劣如何則
須取兩本比勘方明曉也文心雕龍刻入兩京遺編曾爲
四庫存目所譏然其刻本前人甚貴重之孫祠書目載有
影寫本二三種則其刻本希見可知矣弟家藏五六種中
有新語取校天一閣本並無異同天一閣本乃范欽之子
所刊不在二十種奇書之內二十種刻于嘉靖年間此則
萬曆年間所刻者而兩京遺編刻于萬曆十年略先于范
刻惟范刻字體較兩京遺編端整故叢刊目中取范刻也

與日本白岩龍平借印宋本書啟

前奉日厯九月十四日諭書旋即裁復計已早邀典籤矣
弟居蘇四年往時撰述未完之書其卷帙少者均已繕稿
陸續刊成敝國重陽節時將往長沙一行以購紙印書等
事非弟躬親料理不可湘境雖未定一省會尙屬平安兒
輩來書總以緩歸爲辭蓋深恐蹈癸丑甲寅之危境也弟
年來收視返聽未嘗輕發一言歸湘亦不過暫居二三月
短或三五旬息交絕遊不至與武人相接觸也今年春間
弟與商務印書館股東張鞠生倡印四部叢刊一書凡十
三經二十四史周秦兩漢諸子歷朝名人詩文集都四百
種爲書三千本所收皆宋元舊刻次亦明刻精校名抄凡

南北藏書家祕笈琳瑯皆允備印現已印成數十種特將
凡例目錄寄呈惟經部小學類說文解字中國所存宋刻
本向藏浙江陸心源家今其書盡售于岩崎氏靜嘉堂聞
主人已物故其子能守楹書然珍襲而闕于家不如流布
而公諸世閣下在貴國素負清望又與敝國人士文字交
深倘得借重鼎言相假印照則數百年之善本可成千萬
化身當亦岩崎與陸氏在天之靈所握手歡笑者也印照
之法以貴國爲最精良需資若干自應見示籌備若閣下
及貴國好古之士能印照千部或五六百部不獨兩國文
學之士購取爭先卽法美諸邦近來研究漢文者正恨不
得門徑此書一出海內外當不脛而馳彼時弟卽據以重

印入四部叢刊兩國各一板權更見推行之廣遠岩崎氏
往年由島田翰君通問借抄借印交際頗殷今兩君久西
歸舍閣下無因媒介前年松崎鶴雄君歸國道出上海卽
以此書原委相告屬其畱意勸貴國好學而有力者借之
影出以廣流傳松崎來書從未道及想與岩崎家隔絕無
從探問也中國自唐以來散佚之書賴貴國保存仍還中
國者殘篇整卷沾漑無窮况此書之去吾國不及廿年雖
不敢存完璧歸趙之心而不免異書借荆之想閣下文字
之好素有同心有暇懇向岩崎後賢商借助弟成功則敝
國老宿後生同拜閣下之惠矣前云日厯十月來敝國先
至北京後至上海不知能一巡長沙否若在夏時十月十

一月之間弟或猶未還蘇三年闕別亟思一敘積懷正不知輶車何時戾止也

與日本松崎鶴雄論文字源流書

前書問中國書畫南宗北宗之別未及詳答畫之南北分派具詳拙箸觀畫絕句一書書則擬著一書而未之就家藏古碑帖甚夥無目錄可稽蘇寓乏書尤費記憶今且爲閣下一詳論之中國文字胚胎於結繩權輿於畫卦世本云黃帝史臣沮誦倉頡作字不知此二人者止修改文字未嘗創造文字拙箸六書古微已論著其義矣卽正楷書草未出祇有篆隸通行篆隸未出祇有古籀通行古籀未出祇有結繩記事通行而二者通行之中亦分甲乙如行古

籀之時則以古爲甲籀爲乙如行篆隸之時則以篆爲甲

隸爲乙猶之今日通行真草之時以真爲甲草爲乙是也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四曰佐書即秦

隸書蓋漢時以篆爲甲隸爲乙佐即輔佐之義所以輔佐

篆書者也其時經師有古文今文之學然同一古文孔壁

古文與鐘鼎古文不同近時所出陶器龜同一籀文說文

所引之籀文與石鼓所傳之籀文不同同一小篆有李斯

趙高胡母敬程邈之不同說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

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曰篆書

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今按李斯篆存

於今者惟泰山及繹山刻石泰山所存僅九字石質駁落

不得其筆勢嶧山爲宋人重摹更不可據以爲真蹟惟世

傳秦權量詔版確爲李斯

高胡母敬久不傳程邈

首創隸書世不得見然秦_刻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

康寧十二字蘭池宮當四字其體與權量詔版不同當是

程邈一派緣瓦當本繆篆其同一隸體有芝英夏承碑

結體局促足當小篆之目體書蔡

邕熹平石皇象吳天璽紀功碑世稱天發神讖碑余嘗斷

也皇象以前應有此體故自來以八分爲隸書其之不同

同時之國山碑亦然但國山筆圓天璽筆方爲異之不同

又有鍾繇今隸世傳法帖中鍾繇書如力命宣示庚元威

散隸即草之不同亦如同一草書有章草漢章帝草書謂

閣帖又有急就章明翻宋石刻本元趙孟頫二王晉王羲

摹急就章在三希堂法帖內可以考其體勢之獻之

父子書刻淳化閣帖澄心堂帖之不同同楷法有北魏隋唐之不同北魏

隋唐碑今尚多且不僅此也古文於孔壁鐘鼎外有奇字古文奇

子燕幣之涿皆是也此等古刀幣多兩漢汗簡古文此卽孔壁

六朝仿鑄為瘞錢之用然非出於肌造簡所載雖不可盡據要自有真者可以悟刀刻之利漆書

即科斗文漆性凝聚書于竹上不能流走成科斗形後漢書杜林傳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塚得竹書數十車

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篆文於小篆外又有八體

之摹印蟲書摹印卽王莽時六書中之繆篆蟲書卽六書

中之蟲鳥書所以書幡信其界乎篆隸之間者有八體中

之署書及書署書以榜宮殿名及書則刻於兵器南唐徐

解字繫傳曰書于及也及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余謂此

專就及字生義其實古兵器銘字皆用此體如阮文達鐘鼎彝器款識羊子之船戈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所引宋公

佐戈平陽戈師歸戈高陽三劍庀陽矛武敢矛諸物遺字

皆及也摹印一體至今所傳秦漢璽印尤多桂馥繆篆分韻

專輯秦漢鈔印遺字其印譜則以吳雲兩壘軒秦漢璽印冊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印百家姓印冊為大觀

所以謂之繆篆者鄙意以為取於綢繆紕繆二義綢繆者

以其屈曲填密紕繆者以其俗省隨意顧其中亦分二派

官造之印多綢繆私造之印多紕繆外此如鏡銘如瓦當

並為繆篆之支流

繆篆皆隨器之方圓大小配合成文即以印論二字三字或四字五字雖同一

姓或同一印字章字或印上章上增之字章法各印不同

及書亦偶見於漢印中又不

獨刻之兵器惟刻符與署書不知何似然署書為榜扁

說文

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竹部篇書也

一曰闕西謂榜曰篇从竹扁聲网部署部署有所网屬从网者聲按古宮殿及官署題榜別為一體

當是隸之變形

余疑漢碑中題額或其一種

此上

古三代迄於秦漢之世學在北方本無所謂南派也自今

隸古隸各樹一幟于是北碑南帖隱伏其根茲北碑開山

於漢末三國諸碑

如谷朗碑受禪表已大變漢法

屢變至六朝其體乃定

南帖導河於章草鍾隸一變至二王其式始完北碑今以
鄭道昭石刻爲集大成南帖本以王羲之蘭亭序王獻之
洛神賦爲正法眼其間爲南北樞紐者則爲華陽真逸之
瘞鶴銘此就人人所習見所共知者論之其他變遷移換
多見六朝隋唐碑及宋元以來名人集中碑帖題跋其中
蛛絲馬跡無不一一可尋若僅考包世臣藝舟雙楫一書
固不能得其究竟也包世臣藝舟雙楫爲論文論書之作
故名雙楫今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專
論書不論文乃蒙
其稱不通可笑碑體至宋而微至元而絕宋之蘇黃米
蔡爲北宋四大家惟蘇軾表忠觀碑蔡襄萬安橋銘舊說
北宋
四家本爲蔡京後人惡其人去之易以蔡襄余謂蔡
京書側媚之體不足與於大雅原稱四家襄當在內猶有
唐人矩矱若黃庭堅米芾乃帖體非碑體也元之趙孟頫

初學北海

唐李邕

極碑法之能中年以後臨摹晉人體勢一

變至今言碑學者僅許其爲半碑是可惜已自後蘭亭閣

帖執耳主盟終明之季雖董文敏

其昌

負書聖之名于碑法

實未夢見有清一代百學復古惟書法一道陷于祿利之

境雖豪傑不得不隨朝廷風氣爲轉移康熙好董書故其

時朝野上下皆尙董體乾隆好松雪故一時書家巨子皆

染趙風道光學顏書迄于同光顏體幾爲帝王家學當乾

嘉時各書家至今爲海內推重者若劉墉翁方綱成哲親

王梁同書王文治錢澧寸縑片楮珍若琳琅劉書先董後

顏翁則一生學唐碑終以歐陽詢小楷千文爲歸宿成邸

早年學趙晚年學歐頗饒風采梁出董王出趙錢顏均一

朝所尚也諸家惟翁有碑法餘皆帖耳道州何紹基斷斷

於北碑南帖之辨其自爲書也探源黑女而寢饋於顏書

之浯溪永州大唐中興頌家廟小字則麻姑壇記草書則爭坐位

稿又工篆隸篆從石闕變化隸則張遷家居客中無日不臨此碑余所見以

皮紙釘成冊者已至三百數十通今日在東亞獨享盛名而不能爭碑中

一席故論有清二百年書學未見其能跨宋元而上之則

碑學之失傳久矣夫中國文字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

隸草遞變遞降至于今體失文字之本趨藝術之途而矯

其弊者如江聲以篆文寫尚書集註音疏釋名疏證是以

秦篆代漢隸吳大澂以古文寫孝經論語是以鐘鼎代壁

書召穆失倫衣冠異代求古真古見哂通人是亦不可以

已乎吾國自宋元以後言篆隸碑帖之書見於四庫所箸

錄四庫未箸錄者實未有一撮要之書金石目錄自宋歐

陽修

集古錄

趙明誠

金石錄

以後相沿體例祇記碑目或錄原

文縱有題跋之詞不詳書體之用帖則蘭亭淳化聚訟千
年焉有閒人更考他帖說文自爲小學元明作者皆在漆
室之中乾嘉諸儒有廓清之功大道康莊使後人不至有
誤入歧途之慮故四者之中惟小學爲有用亦惟小學爲
難精若夫隸草碑帖南北源流桂馥晚學集言翁正三欲
其撰成一書迄未起草僅阮文達元挈經室集中北碑南
帖論略見大凡而吳榮光帖鏡一書世亦莫之見也意者
其有待於鄙人論定乎

答松崎鶴雄問鐘鼎彝器文字書

鐘鼎彝器文字余三十年前從京師廠肆得乾嘉以來收藏家拓本最多當時一拓本字多者不過京鈔十千合京外錢一千文字少者以束論一束或十餘片或二十三十月皆一二字至七八字十餘字廿餘字不等一束或七八千文或十餘千合京外錢七八百文一千餘文耳其時濰縣陳壽卿部郎吳縣潘文勤藏器最多陳之毛公鼎潘之孟鼎字最多名最著而每一拓本黃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錢壹兩白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銀壹兩五錢或二兩今日一紙價直十數倍深悔當時隨得隨散至今無一紙之存畱蓋余當時頗不信鐘鼎文字以其自宋宣和以後偽造

者多如呂大防考古圖王黼博古圖所載三代法器不應文字多半雷同而薛尚功王厚之王保之流雖稱好事且著書問其何以爲夏爲商爲周彼亦未有確據也且金器銘文見於經典者周禮考工記臬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爲則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傳昭公七年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餽余曰其銘全不與今所傳鐘鼎文字相類惟禮記祭統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

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率作慶士躬
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
銘若纂乃考服慳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鼎又漢書張敞傳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
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于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
此枸邑賜爾鸞旂黼黻珻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丕顯休命其文頗與今所傳鐘鼎文近似或者疑後人
僞造鐘鼎卽摹仿此類銘而推衍之故三代有尙忠尙質
尙文之不同而其器銘反如出一手此其說近理實無以
非難之考鐘鼎銘字始見于漢許慎說文解字其自序云
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雖叵復見

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尤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蓋其時惟許君篤好此等銘字不顧世人非訾故其序云云實則說解中所錄重文既未分別何者爲鼎彝銘更何從知其爲某代致使後世贗鼎日出無由得一比例可以證明是則不能爲許君諒者已夫漢世去古未遠而鐘鼎流傳極少故人人詫以爲奇觀于漢書吾邱壽王傳載武帝時汾陰出寶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邱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對曰天子有德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東觀漢記鄭眾傳廬江獻鼎詔鄭眾問齊桓公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傳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是知當世鐘鼎出世者甚稀而識鐘鼎

文字者亦少故吾邱壽王鄭眾輩皆爲天子所褒嘉若在
宋宣和中則呂大防王黼所見已多奚足爲異此余向所
疑宋以後鐘鼎多僞器與或者同者也近世如張文襄之
洞李侍郎文田亦皆不信文襄與潘文勤往來于其攀古
廩藏器亦間爲之釋文而終身疑信參半此親爲余言者
夫彼之不信鐘鼎真爲古器者同一有宣和仿造四字橫
梗于胸中又以爲三代之器不應文字體格相同篆文亦
無區別且其銘文往往訛奪或顛倒錯誤旣爲一朝法物
不應如此草率鑄成此其說是也然余以爲鐘鼎諸器出
于東周列國時爲多其爲夏爲商爲周本由編撰金器人
所臆定其相沿無所分辨亦因其宜至其銘詞大半述先

人之功紀君賜之物事多相類所賜復同其文不必有所異同亦如今日內閣所擬誥命之文人人可以通用也其他宗廟之器則曰用孝享家用之器則曰永保用舍此本無他文可以參用固不得以其諸器一律而疑之况近世出土之巨器如毛公鼎散氏盤齊侯罍孟鼎之類動至數百字文辭古奧幾于謨誥之文此亦誰得而造者故余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後乃漸信之惟王棗友轍引以證許書吳憲齋又據以糾許誤此則余所不敢附和蓋鐘鼎自鐘鼎說文自說文說文雖采鼎彝古文鼎彝終不可以混亂說解何也鐘鼎本不盡真器其文出于後人所釋人各一說又無古書以相證明此固各爲一家之書離之

則兩美合之則兩傷而不必爲之強作調人者也說文本
李斯小篆之學鐘鼎多列國文字安得融爲一冶致使篤
信許書者益詆譏鐘鼎彝器全出僞造而一概滅粲耶

與日本後藤朝太郎論古篆書

蘇城枉顧快接清暉別後懷思匪可言喻前詢中國文字
古篆流別苦于時晷太促又兼重譯難通指畫筆談不能
詳盡去後意有未慊敢爲閣下一條舉之吾國文字之學
惟許慎說文解字巋然爲東漢之完書其中說解多倉頡
舊聞兼采周秦諸子兩漢經師之古誼世本云黃帝史臣
沮誦倉頡二人作字今迺獨稱倉頡者以秦漢以來習之
者眾也周末通行者爲古文大篆兩種各國復有私造之

字雜出其間至秦乃統一之說文解字序云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按序云云可見秦以前文字之紛亂然序中論次秦時作者獨斯以倉頡名篇亦可見同時趙胡二家其字義必不盡守倉頡之舊惟斯守其義故當時卽以倉頡原名稱之古人著書不題書名如史記本止稱太史公書急就章則取章首二字爲書名是也

是則李斯爲發明

倉頡之第一人矣且其時程邈亦作篆書亦名小篆說文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是秦時李趙胡三人外尙有程邈一

家世但知邈作隸書不知其兼作小篆鄙意竊疑程之小篆必近隸書意者八分之名或卽濫觴于此漢興張蒼蕭何諸人起自刀筆不諳古文倉頡之傳幾乎中斷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自秦李斯至此二百餘年師傳不絕如縷乃得揚雄集其大成是揚雄爲發明倉頡之第二人矣序又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

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
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
書幡信也然則今之說文九千餘字重文千餘字視揚雄
訓纂已倍之固由博采通人爲增多之一證而亡新改定
之六種亦必盡厠其中觀於部首有古文有籀文有古文
奇字則其部首已非李斯所據倉頡之原篇可知然由其
說文解字名書之義論之則似有取于未央廷中說文字
之例彼張敞杜業爰禮秦近皆專門爲倉頡學者許氏字
雖增多必不背其師說是則許慎爲發明倉頡之第三人
矣序又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
文皆自相似是古文已有其二顧孔壁之外何者爲鐘鼎

不可得而識別也矧其時出土之鐘鼎甚稀書中採摭必十分審慎非若宋宣和博古圖所收之泛濫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載之改移今人動以近日所見之新器以補許氏之遺如嚴可均之說文翼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諸書卽令采摭博而審定精不過揚雄許慎之重儻別子已耳曾何裨于故書萬一哉至近日出土之竹簡龜骨獸骨卜兆所刻文字學者驚駭以爲真三代之遺文羅振玉撰有專書以張大之一時言小學者喜其於鐘鼎之外又獲一種古文于是賞奇析疑互相訓釋無論此等動植之物不如金石之堅久而傳寫滋訛幾何不如汲冢書中穆天子傳之文雖鄙樸有所不識乎

夫文字全在訓釋訓釋必求之同時之古書以相比證否則取相類之文辭句法互相參稽今以斷簡殘篇零畸破裂之枯骨文句既不完備刀刻易失真形存其物未始不可爲博物之資正不必強不知以爲知蹈揚慎釋岫嶠碑鄒漢勛釋紅崖碑之笑柄也鄙人著有說文解字故訓一書專輯三倉爾雅兩漢經傳訓詁周秦諸子古事古義引列各字之下俾讀者字字得其來歷不爲毛晉校本段玉裁注本所欺凡一切鐘鼎彝器之文概不闌入庶幾許書條例如日月之重光倉頡制作之精神不爲佞盧神琪異域之野言所侵奪此鄙人著書之大義也吾國自南宋逮明清之交五百餘年小學沈晦至乾嘉時乃大明貴國篆

學從前亦爲無根據之鐘鼎文所迷惑今又篤好此不成
部屬之物以爲可以比踪埃及臘丁之文明此鄙人所不
敢附于同志者也閣下於鐘鼎文字討論有年此等學問
吾國在北宋時卽已發明如元祐間呂大防修考古圖宣
和間王黼撰博古圖紹興中又續修考古圖皆官書也其
時士大夫私相風尙著有專書除薛尙功法帖外有王俅
嘯堂集古錄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等書至今談金石學
者奉爲初祖近代自阮文達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
書後繼之者吳榮光吳雲吳式芬潘祖蔭吳大澂諸家均
以藏器釋文摹刻行世而文人學子罕引爲詁經說字之
助反加以玩物喪志之譏豈非以其眞贗難分不如爾雅

說文之有師承可考耶閣下於此事用力至深自無半途
輟業之理然不妨分其心以治說文其妙緒引人更勝此
百倍也

與易敦白論鼎彝銘字書

回蘇將攜歸之古器物銘一一釋出多加考辨此弟三十
年前舊學棄之多年今日重溫如久別故人各增閱歷一
見之後更多見道之言弟向不欲以鼎彝銘字佐證說文
並非以說文爲天經地義不可違背之書不過以許氏一
家言在漢人學中自爲一派古學鼎彝既非人人共見其
曉之物自不能以一二人所獨賞獨好者妄以一時臆見
變亂古人之家法竄改文字之形聲弟向所持論如是云








云蓋亦讀書矜慎之心並非姝姝然墨守一先生之言以爲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夫使鼎彝塙非贗作拓本又復精神則說文以前之古文亦正足資考索今世說文字畫乃因李斯秦篆之遺李斯有倉頡篇旣以倉頡名所著書則中必多倉頡古字故訓特其間不無因筆勢趨于玉筋或有時改變其舊形故憑說文以求古人造字精神則或有不加鼎彝銘字之可據者且黃帝史臣二人一倉頡一沮誦皆同時造字自李斯專守倉頡之學于文字異形者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于是沮誦之字必以罷斥之故而不行又兼有趨于約易之隸書一時稱便致令傳習者尠浸久至于滅亡轉不若倉頡在兩漢間師承時有可

考如說文敘中所稱張敞檮杌禮秦避撥雄賈逵諸儒
皆所謂傳倉頡學者而說文五百四十部中九千餘字重
一千餘字其稱引儒先之說不及沮誦一字一言是則沮
誦之學在兩漢時已蕩然靡存然則欲求與秦篆異體倉
頡異訓之文字舍鼎彝款識更有何者可以取信哉吾嘗
取鼎彝中諸字以校說文異同如一部天顛也至高無上
从一大大部首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
也蓋小篆以一爲天大爲人故不部首云鳥飛上翔不下
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兩部首云水从雲下也一象天
口象雲水需其間也而鼎彝中如孟鼎之𠂇象伯戎敦之
𠂇毛公鼎之𠂇大大上从••者天體也人在天下視天則

爲一天在人上覆人則爲。此象形之異也。旦部首云明也。从日見地上一地也。旦以一爲地如天以一爲天均以人目所見者取象。故中部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韭部首云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上一地也。北部首云土之高者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而鼎彝中如頌敦之。吳尊之。皆从日在■上。上吳大澂古籀補云象日初出未離乎土也。亦有作者如楊敦之。格太室从日在下者天也。此亦象形之異也。軌部翰旦也从軌舟聲。軌部首云日始出光軌軌也。从旦从聲。而鼎彝中如孟鼎之。陳侯因脊敦之。高伯廚之。皆从日。从水从艸。

川者水在開戶則川也亦水也古籀補釋云日初出在
艸間古者天子以朝朝日一曰小水入大水謂之朝故从
川許氏說水朝宗于海釋淖云朝覲之朝如此小篆以爲
潮字今按吳說亦未塙踰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踰中
淖等字同一取義上古人民穴居野處不辨朝暮但
以目之所見日出水艸間爲朝日入眾踰中爲莫此淖莫
字从水从艸所由來也朝廷朝覲等朝字則當爲翰潮汐
之潮則當爲潮天子當陽故取从軌之翰此如至部望月
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義同潮
水消長隨月盈虛此當从水翰聲水朝宗于海聲兼義字
若从水朝省聲是混於从日从水从艸之淖此沿小篆之










誤也而不知淖翰瀚三字之各有取義也兄部首云長也从儿从口而鼎彝中如叔家父簋之𧇧沈兒鐘之𧇧皆兄旁加里加里古籀補云先生爲兄故从𧇧𧇧先生二字省文也今案吳說誠然白虎通三綱六紀引禮親屬記男子先生爲兄詩載馳序思歸唁其兄箋云男子先生曰兄是班鄭所訓之兄字必是兄旁加里者故其說云云若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又白虎通兄者况也况父法也此以同聲字爲訓則所釋者兄也非先生之𧇧也是兄字之外塙有先生之𧇧字矣子部首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學古文子从川象髮也巖籀文子凶有髮臂經在凡土也而鼎彝中如番君

鬲之𠄎卽呆字象子在襁褓形子執旂且乙𠄎之𠄎子孫
角之𠄎子孫父辛尊之𠄎則象大人形此在小篆古籀之
外別爲象形是固不可謂之無本矣系部孫子之子曰孫
从子从系系續也而鼎彝中如子孫父癸𠄎之父辛
孫𠄎之𠄎子孫父丁𠄎之𠄎子孫父丁敦之皆
从大字及子字增其筆畫而與从子从系之孫異矣目部
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
鼠有皮而鼎彝中如相作父丁觚之盂鼎之且子鼎
之上皆象目上眉骨形而與从目从木之相異矣手部
拜古文𠄎此與小篆从手奉之拜別爲一義蓋𠄎爲爪之
省形𠄎卽兩爪下兩中象足形中𠄎象背脊此象人伏地

而拜拜則伏地故見其手足及背也而鼎彝中如曾窆伯
鼎敢鬯易之鬯亦象人伏地而拜上兩止象兩手下兩止
象兩足止象脊骨此與拜古文繇取象正同鬯古籀補誤
釋爲喪則不知敢拜易固鼎彝中恆用字矣止部中而也
从口从一一上下通也中本人中之中故訓爲而而口上
紋理俗本說文誤作中和也此由不知古字中爲人中之
中或又以而爲內之訛皆非也而鼎彝中如頌敦頌鼎之
𠄎卯敦之𠄎子禾子釜中鋤之𠄎皆與重文中籀文之𠄎
同古籀補釋𠄎云正也兩旗之中立必正也釋𠄎云象旗
旂向左形據止部於旌旗杠兒从止从𠄎亦聲則中於
同爲旌旗之類是古文以爲在真之中與小篆人中之中



引申爲上中下之中者其義各有所取矣韋部鞞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一命緼鞞再命赤鞞从韋畢聲而鼎彝中如無專鼎之必寰盤之必皆以必爲鞞八部以分極也从八弋弋亦聲此爲語助必然之必字乃古文多作實字周禮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鞞之鞞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古籀補必下引錢宮詹說必通鞞小篆作鞞韍也所以蔽前是必於古文中爲組鞞之鞞又爲鞞韍之鞞而與分極之訓義異矣巾部帶紳也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而鼎彝中如師奎父鼎之帶頌鼎之帶頌敦蓋之帶頌敦器之帶又頌敦之帶皆不从巾而象帶本形是必最初之古帶字而非小篆後起之帶字所

可同論矣車部首云輿輪之總名象形𨔵籀文車而鼎彝
中如毛公鼎之𨔵孟鼎之𨔵立戈父丁卣之𨔵父乙尊之
𨔵皆與籀文𨔵爲近而小篆之車字必疊經遞減其筆畫
而失造字之本象矣舟部首云船也象形而鼎彝中如父
壬尊之卪舟万父丁卣之卪亦象舟形而有縱橫之異矣
戈部𨔵盾也从戈旱聲干部首云犯也从反入从一此𨔵
戈之𨔵別于干犯之干顧經典中多以干犯之干爲𨔵戈
之𨔵而鼎彝中如干爵之𨔵干鼎之𨔵雖形同干犯之干
異於从戈旱聲之𨔵然象干之本形或象手執干形其於
从反入从一之干又自一義則干戈之干小篆从戈旱聲
字之𨔵从反入从一之干皆非其本義矣天部𨔵𨔵發

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象文射於寸法殿也亦
手也而鼎彝中如靜敦之射爵之一象手持弓矢形
一象弓矢二形與石鼓文之同一象形而與从矢从身
及从寸之射射異矣玉部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从玉
畏聲而鼎彝中如宄敦之古籀補云古環字象形是也
環本取周環之義齊太公作圜貨亦以貨柄有取義也
鳥部鳳神鳥也从鳥凡聲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
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而鼎彝中如多父敦之遽伯還敦
之拜且子鼎之拜皆象貫貝之形與十朋之龜之朋同用
則於鳳鳥之朋形義又各異矣鳥部首云孝鳥也象形
古文鳥象形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則象鳥鳴張口

形僕兒鐘之_レ則象鳥栖掩翅形雖與小篆古文同一象
形而篆畫有繁簡之異矣燕部首云_レ鳥也籀口布玃枝
尾象形_レ部首云_レ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
蓋_レ爲古文_レ鳥字燕爲小篆_レ鳥字皆象燕形而鼎彝
中如_レ匱侯盃之_レ也_レ匱侯鼎之_レ也古籀補云古燕字象燕處
巢見其首_レ匱字从此宴晏匱三字皆當从_レ許氏說宴安
也宴安也匱匱也皆燕安之義小篆从_レ日从_レ女形相近而
古義亡矣萑部萑小爵也从_レ萑叩聲詩曰萑鳴于埳而鼎
彝中如舊輔甌據吳榮光金編題名之_レ象吳據秦思復舊
余審定爲牙輔鼎釋爲牛馬二字
殊御尊之_レ也_レ效卣之_レ也_レ或借作灌或借作觀皆象鶴
鳥長足形按詩東山鶴鳴于_レ在_レ傳鶴好水長鳴而喜

山居之錄
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疏中陳璠疏云鶴鶴雀也假通而
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證以說文鶴鶴專畝蹂如鵲短
尾射之銜矢射人从鳥萑聲是鶴鳥之鶴本字作萑而鶴
乃通借字也然則萑萑之象形與小篆从萑叩聲
之萑異矣虎部首云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虍
古文虎虍亦古文虎而鼎彝中如師虎敦之虍彖伯戎敦
之虍師酉敦之虍皆象虎露牙爪形與小篆之虎上象虍
文下象人足異矣豕部首云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
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豨古文豕而鼎彝中如父乙觚之
父豕庚卣家字中之豕則皆象豕全體形又亥部首豕古
文亥爲豕與豕同而鼎彝中如小子射鼎之豕乙亥方鼎

之𠄎聃敦之牙又皆象豕半體形均與小篆古文之象形
異矣魚部首云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而鼎彝中
如魚尊之 妣伯罰鹵之 魚父癸鼎之 犀伯
魚父鼎之 魚父丙爵之 孫毛公鼎之 魚父丁觶之
同爲象形而與小篆燕尾之形異矣鼃部鼃鼃鼃也从鼃
朱聲而鼎彝中如魯伯愈鬲之 邾伯鬲之 杞伯敏
父敦之 皆从鼃鼃之鼃象形是古文鼃鼃之鼃多本
象形而與小篆之从鼃朱聲之鼃異矣凡此異于說文小
篆之字安知無沮誦舊字存乎其間惜乎許氏博問通人
但采及傳習倉頡文字之人初未遠而溯諸籀篆以前略
存沮誦之遺說且旣知郡國六書得與釋其銘也

之古文而於重文中采撷之。其所以古者。字括或。後之人不辨其何者爲壁中古文何者爲前代古文斯固不無遺議者也。若鼎彝以外如古陶器古刀幣之屬其可采者正多。莊述祖曾撰有說文古籀疏證一書校刻不精原書亦鮮精要之處。吳大澂箸有說文古籀補間有考辨未見其詳。嘉慶中嚴可均有說文翼一書未經刊行亦未知其體例何似。然其字皆傳寫刻木一畫一點之不塙則有毫釐千里之謬。故欲精研此學非多見原器廣搜精拓不得其真形。此弟所以始終不欲以之考訂經典及小學字書。蓋慎之至也。近來北方出土者又有筮龜及牛馬獸骨占卜遺文其物不可謂不古但皆斷裂不全之句其文

字難於解釋此又校鼎彝銘文有大篇可以成誦者尤不
易於詮訓雖甚好之直視如岫嶺神禹碑紅厓鬼方字欽
其寶莫名其妙如是焉已何敢學羅振玉自信能讀天書
神冊哉再鼎彝中如用斲斲壽萬壽之斲自宋呂大防薛
尙功以下皆誤釋爲眉壽之眉後來阮文達吳荷屋諸家
皆相沿無有知其謬誤者弟考訂爲貴字又悟貝簋潰鑄
皆與貴通用簋字中不从皂乃从側形貝別有考釋甚詳
容暇時錄奉教正

與吳景州論刻印書

回蘇後于冬月杪奉讀是月廿一日手書
京半年之久書籍叢亂清
在

京友來書均閣置未復吾書
亦正坐此恃在知愛定邀鑒
未曾印出爲閣下所撰印譜序攜歸蘇滬頗幣之屬傳抄
可見今日畱心此道者固自有人秦漢一燈晷較成廣陵
散也有清印派亦經四五變陵夷至于今日若京師上海
所模倣之吳昌碩一派猙獰鬼怪大爲人心世道之憂亡
國之音何止聞樂而作也國初承朱明餘習皆文何之濫
觴無論朱文白文外圓內方得以錐畫沙之妙高者氣象
肅穆如見包龍圖海忠介一流人正色立朝不苟言笑汪
啟淑飛鴻延年堂所輯名家諸印可以略見一班後人追
論品題目之曰徽派此派不善學之流入俗工如木偶陶

人索然無絲毫生氣至乾嘉時金冬心丁鈍丁之流倡言復古力崇秦漢黃小松奚鐵生蔣山堂陳曼生復羽翼之世稱浙西六家于是有浙派之目蒼老盤薄首推金丁餘則溫瑩而多側媚之筆且各有習氣轉不知繼起之趙次閑錢叔蓋尙覺平正無疵金丁同時有鄭板橋于徽浙二派外別樹一幟其長處能知以隸爲篆雖不能从秦漢取徑而天姿高敏頗能掩其野戰之鋒此派學者甚稀亦以學之而僅得其皮毛終不爲人所容悅則不知時而爲浙西一派猶易于沽名覓食也于時北方則桂未谷雖無印譜傳世亦未知當時何人傳字蹟所鈐印章證之結構

實爲堂堂正正之師若以秦篆爲古篆字括取總對也桂撰有繆篆分韻一書專輯文瀆鈔印式代古文斯所見古印大概已採掇靡遺而亦有从他刻本幣之屬錄者然其著書之旨究未知其云何以爲輯此爲鑒較者之導師俾其守此模範則一印有一印之章法一字有一字之比鄰刻于甲印者不能移于乙印其進退揖讓必臨時相其字勢爲之或三字畫分四格或五字畫分六格或緜筆从減或減筆从緜知者以爲綢繆不知者以爲紕繆此豈可从千百秦漢鈔印中集字以成一印者哉以爲繆篆尚無專書輯此以網羅散佚然繆篆不止見于鈔印如漢洗漢鏡秦漢瓦當文漢瑒其文隸省而篆筆者皆繆篆一屬

其字隨各器物以取勢疏密相間增消隨人有兩字省併
一字者有一字筆畫多而佔兩字格位者此當據原式模
印豈分析其字隸之各韻存其字而不知其篆之繆者所
可了事哉推桂氏以繆篆爲摹印乃由誤解說文敘繆篆
所以摹印也一語所致敘云繆篆所以摹印也者乃承上
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之文詮釋其辭秦書至新莽居攝
改爲六書於是以摹印爲繆篆在秦書摹印與大篆小篆
刻符蟲書署書殳書隸書並稱則摹印自有一篆法初
無繆篆之名兩漢諸經老師篤好古文其民者概
用隸書隸書不適于款識故別篆半輔
佐其間而當時摹印者卽

摹印也非謂繆篆爲摹印而篆隸以古篆爲字括或總樹
桂固精于小學又工篆隸書西文書實爲齊代古文斯後
道咸間有鄧完白者爲時推崇謂之鄧派在幣之屬生精
力注於篆隸兩書出其緒餘亦足推倒一世謗較時包慎
伯何子貞諸名流皆相引重其後楊濠變自稱私淑推爲
近代一人故其印派亦盛行四五十年多見秦漢印章者
終未肯許其爲印人正軌大氏一代印人多至數百而流
傳于世爲人稱述者數百人中僅二三十人觀周亮工汪
啟淑正續兩印人傳所載如恆河沙數姓名大半蔑如嘗
見舊本書籍碑帖及古今字畫收藏家印記往往有超出
諸家之上者惜不得其主名令人徒致慨慕近世士大夫

弟所見惟濰縣陳壽卿郎部吳縣吳憲齋中丞所用姓名
印章真入秦人之室其齋名別號雖朱文小篆亦於趙松
雪文衡山二家外別出新型朱文精美本無過於趙文此
乃古勁過之由兩家以富于收藏著聞其門客耳目所濡
染者本無俗品淆亂其心思又得能者指導其旁自必神
與古會也外此則吳平齋趙撫叔亦自雅馴可與道古趙
印皆已作知其得力于秦漢甚深惜乎存世無多未有輯
錄成譜者前序論古補此以論今奉復左右

三林以古身

其括或恐

古文丁

代古文斯

幣之屬

綴如蕭善補氣論古辭也以前今奉財古古

善校

相習曰卦賦其辭攻于秦善其辭昔乎此無之未前

與古會出於此佩吳平齊越武好亦自無脚下與前古

與善本誠於此節請其心思又辭論善節善其後自必

以古擬歷之由兩案以富于神應善圖其四容耳目視

善文齊山二案也佩出得賦未文深美本賦無於賦文

相善與人察入空室其廣谷似製與米文小字亦於賦

與和貝神善與善善與善與善與善與善與善與善

邵園山居文錄跋

大伯父文選君二十歲後卽以能文見稱于時生平所爲
文脫稿後輒棄擲所存者刻書序跋及藏書中所綴各跋
數百篇耳啟藩與從兄尙農仲弟定侯叔弟東明搜檢編
錄成八巨冊尙未分卷大伯父命曰邵園讀書志以其體
類敘錄解題非如錢遵王讀書敏求記黃蕘圃士禮居題
跋記斷斷于板本之末也年來刻工寥落未及棊行其他
文詩亦并存稿待梓此數十篇爲丙辰回蘇後居洞庭
山中之作每於屬稿後卽繕寫其副函示啟皆有
關學問之事藉以訓誨啟藩也去年北客
中所爲文衡山符君宇澄

集飲以活字排印五百部是也。林以古之文存括或總荷
罄盡至今索者紛紛因別編訂文類刊行此補古文斯友
人論事書十數篇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幣之屬長之
機以其與學術無關故皆不入錄云壬戌仲夏被種後從
子啟藩跋于斯本之末出平來既工譽譽未及渠行其
賦歛糴糶非收糴數王齋書於宋時黃美圖士蘇呂觀
給如入目冊尚未及卷大帥父命曰惟圖齋書志以其
嫂百黨且焯蘇與拈足尚幾中策家弟妹策東即對蘇
文繼蘇對陣萊微視齊香陰書乳翅又難書中飛難各
大帥父文藝書二十卷對唱以指文景蘇于劫坐平視爲
相國山畝文雜覽